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上）

(2006-4-12 14:22:20)

同属于某一家，并不是说他们就是一派，子思、孟子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同。总之，思孟学派内部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子思、孟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出现分歧是很正常的。当然，他们二者之间也有一致的一面，这是主要的。

陈 来：

李存山先生的第一点“《性自命出》重视‘情’，持非性善论的观点”，这当然是跟孟子相出入，但不一定就跟子思完全相排斥。我赞成梁涛讲的。子思可以是没有讲性善论的，因为虽然《中庸》里有“天命之谓性”，但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也还是有争议的。

杜维明：

有关“情”的，为什么和孟子矛盾？

梁 涛：

他大概是说，孟子讲的是道德人性，而“情”是自然人性，所以认为二者不相同。

陈 来：

可能还有关于“情”那个字吧。孟子虽然讲四端，四端可以解释为“情”。但以前都讲，《孟子》里“情”的用法，是“情实”的用法。关键这个“情”不是“情实”的“情”。

杜维明：

A. C. Graham 提出先秦的“情”字是指“情实”，一直到最近，台湾的劳思光先生还不相信“情”可以不是“情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当然A. C. Graham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比较保守的，不是说所有的例子，但到Chad Hansen 就说是所有的例子，中国的学者大概都接受了这种看法。现在郭店简出来以后，如果说孟子讲四端，他没用“情”字，是用“心”，但“心”是什么东西啊？是纯粹的理性、理智吗？有没有情的因素？另外，孟子的性善论那么容易理解吗？如果是讲情的话就不是性善？

王 博（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性自命出》里，情和性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即所谓“情出于性”。而它所谓的性是用“好恶”和“喜怒哀乐之气”来定义的，那么就这点来说的话，它这个性也就是它这个情，跟孟子的所谓四端之间确实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因为它并没有很明显用善恶来描述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李存山先生说的重视情，我想他讲得并不是那么完整，实际上是重视一个建立在对性的理解之上的情，它跟性善论之间有距离，我想大家一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这样的一种人性论，可不可以走向孟子的性善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性自命出》里，我们可以看出仁可以是“性之方也”，就是说爱这样一个情感，是可以从性里面发出来的话，它包含着向孟子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它不等于孟子的思想，这还是一个问題。前段时间，我看陈来老师写的一篇关于性情的文章，好像也强调一点，就是早期儒家学派的多样性。特别是对人性的理解，孟子性善论反而是一个另类，而对性的另外一些理解，多元的理解，比如有善有恶，或者无善无恶，反而是一个大宗。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未必仅仅只能从孟学的视野去看，还可以从另外的视野来看。

杜维明：

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也困惑我很长的时间。一种情况是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而孟学是很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比如有八种可能，或者有五种可能，孟子是其中的可能之一，其他的可能也许占多数。我们现在看郭店简提出情和性的关系，讲到好恶，讲到喜怒哀乐，都属于自然人性，也许和荀子的观念比较接近，而不是和孟子观念接近。我们现在问另外一个问题，到底孟子的选择是各种不同选择中间的一种呢，还是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和其他选择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

这里假如我们认为人性论是一个发展潮流，孔子的时候人性的问题几乎没有谈，就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到了孟子这个时候，相当复杂，各种不同的观念都出现了。孟子观念的出现，是在很多选择中间选了一个，而且有时候很独断，因为他选了以后，他的这个观念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情和性的关系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孟子这个可能性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可能性的出现和其他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孟子出现以后其他的可能性便显得说服力不够？这到底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还是就是在很多选择中间的一个选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还有荀子对孟子的批评。当时荀子看出孟学当中有缺陷，故提出批评。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想，到底有没有可能对此有所回应，当然这在当时没出现过。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像阳明学派对朱熹学派进行批评以后，当时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朱熹思想中存在很大的缺陷，经王学批评以后，他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了。但是人们没有想过，也有可能，虽然事实上没有出现，就是在阳明时代如果有一个大儒，他了解阳明对朱熹的批评，但是又站在朱学的立场上对此批评做出回应。这在中国学术界没有出现，因为当时的人物，不管是罗钦顺也罢，还是其他的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并不那么全面。但是在韩国出现了，韩国出现了李退溪。所以我现在想，通过郭店这批材料，我们能不能也站在孟子的立场上，对荀子的批评做出回应呢？这样对孟学当然是相当大的发展。

丁四新（武汉大学哲学系）：

关于《性自命出》性和情的关系问题，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们在思考这一篇竹简思想的时候，已经具有一个观念背景，这就是由来已久的性、情二分的观念。这个观念背景明显出现，严格说来是在汉代。汉代以宇宙论的阴阳对待关系来思考性情概念，二者于是开始了分裂。到了宋儒的时代，性情二分的观念进一步转接在思孟的思想中，形成了已发、未发的情性二分的思想架构，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被视为情的部分，仁义礼智则被肯定为性的部分，然后就形成了这个人所共知的对分结构。在这个对分结构上的“情”，接近西方文化传统里面或者是佛学引进以后印欧文化传统里面讲的那个情感（feelings/emotions）。但是先秦之“情”，经过A.C. Graham等很多人考察，——其实以前的经学家阮元、说文家朱骏声等很多人也都对先秦的“情”是什么意思做过近乎同样的研究、说明——，那个“情”就是所谓的“质实”、“情实”的含义。《性自命出》篇里面的“情”，也是如此。

郭店竹简的“情”字出现过27次，《性自命出》一篇就有20次。“情”是什么？它无非是说“情出于性”，“礼作于情”，以情求心，并讨论了情与信的关系。“礼作于情”的说法，先秦文献多见。根据这个陈述，我们似乎还不能确定“情”的内涵。但是后面的文本说，“凡声，其出于情也信”，很明显，这里的“情”就是指“实”。《性自命出》下篇里面，还说“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察其见者，情焉失哉”，这里谈到了“伪”和“情”，此“情”可以肯定就是真实的含义。在下篇里面，“情”字出现了10次，几乎所有的“情”字在字面上都是直接关联的。怎么来求这个“情”的涵义呢？竹简说：“信，情之方也。”信是致情之方，以信的方法、原则来求情，这很明显，说明“信”和“情”两概念之间是非常接近的。

对于“情”，我现在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把“情”解释为真实之实的话，那么，上博楚简整理者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相应的楚竹简命名为《性情论》，我觉得这个题名有一个很大的缺憾。这个缺憾在于，不管是上博简的《性情论》还是郭店简的《性自命出》，就内容来说，里面出现的“性”和“情”在概念内涵上明显的不对应，而在汉代和宋代，性、情是对应的，继而有所谓“性情论”的主题，——我们阅读汉代典籍，可以很自然地肯认这一点。但是，在先秦的学术情况是怎样呢？我们总不至于要以理学建构的“性情论”来肯定先秦有所谓的性情论吧？因此，如果要断定先秦有“性情论”的主题，这也是需要分析和证明的。另外，顺便指出，很多人都注意到《性自命出》所说的“喜怒哀悲之气，性也”，“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但严格分析这个文本，“情”不一定是指喜怒哀悲，文本上没有直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竹简只是说“道始于情”，至于这个“情”是不是指这个喜怒哀悲的感情，我们是不能肯定的。

陈 来：
那么是指什么？

丁四新：
情就是一种质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指喜怒哀乐。

陈 来：
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性自命出》里面的那个“情”，作为一个概念，它不见得只有一种意义，只有一种用法，即使在这一篇中，不见得就一种用法。比如它可能在“情出于性”的时候指的是喜怒哀乐，也可能在下篇的某些地方是指民情等。

丁四新：
这个问题我也特别关注了。对于《性自命出》的“情”的内涵的理解，我们现在受到的干扰也就是“情感”和“情”这个词的干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

杜维明：
你的倾向还是认为“情”作“实”讲比较好，是不是？

丁四新：
对，“情”作“实”讲。这个概念，在字面语义上应该是作为“实”讲。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善也”，牟中三先生已经说了，朱熹用情感来解释是不正确的，那个“情”就是“实”的意思。

杜维明：
这点我们都知道。但是一般感觉这个文献出现以后，正因为在这里面“情”比较复杂，在第二篇“情”和“伪”常常摆在一起，前面就很难了。所以像A. C. Graham和Geferigol他们没办法坚持“情”只能作“实”。我们先来讨论这个观念，一个是强势的说法，“情”就是“实”，另外一种说法，“情”还可以指真实的感情，是不是喜怒哀乐先不管。

丁四新：
感情，或说真实的情感，在逻辑上来说可以是“实”这个概念的外延，“实”可以涵摄它，但“情”这个概念不是可以用喜怒哀乐的“情感”来定义。

杜维明：
你不要马上跳到另外一个定义。我现在的问題在这里，“情”的内涵是很复杂的，只从“实”的角度来讲“情”，这样是不是太有局限性？

陈 来：
我插一句，因为《性自命出》从整体上来讲，是同乐教有关系的。乐教涉及到乐，乐不能跟实有关系，“凡声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